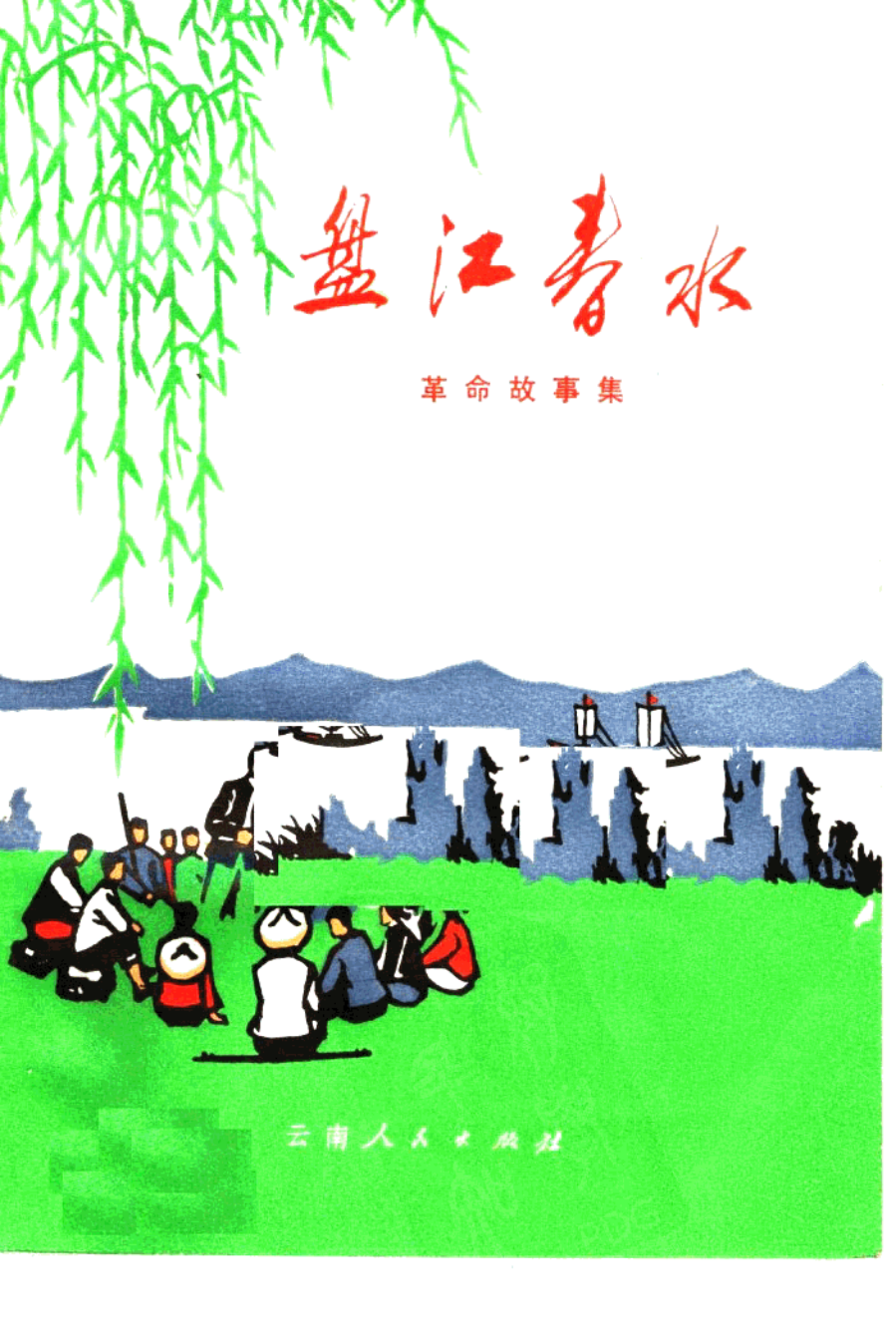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left, green willow branches hang down. In the center, the title '盘江春水' is written in large, red, cursive characters. Below the title, the subtitle '革命故事集' is written in smaller, red, sans-serif characters. The main illustration depicts a wide river with a white boat in the middle ground.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blue mountains. In the foreground, a group of people are sitting on a green grassy bank, looking towards the river.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

盘江春水

革命故事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插秧机手的故事·····	富源县 侯 文 (1)
赤松岭上·····	宣威县 张光焜 (12)
乌蒙山花·····	沾益县 杨本海 (23)
云岩锤声·····	宣威县 何明环 (33)
运 肥 记·····	宜良县 邓世林 (49)
红 云 姐·····	会泽县 何汝伟 (56)
肥猪归家·····	宜良县 邓世林 (64)
送 马 记·····	会泽县 周健杰 (70)
新来的饲养员·····	沾益县 李应来 (78)
支农路上·····	师宗县 黄紫燕 (88)
支 农 曲·····	会泽县 何汝伟 (97)
后 记·····	(107)

插秧机手的故事

富源县 侯 文

坝上生产队，是全县推广插秧机的一面红旗。从干部到社员，人人都是能干的插秧机手。去年，这个生产队的稻田，全用插秧机插秧，粮食亩产上了“纲要”。提起这个队推广插秧机，里头还有段故事哩。

前年夏天，县上举办插秧机手训练班，要坝上生产队选派一名觉悟高、表现好的社员去学习。派谁去呢？经过一番争论，大家一致同意派队长的妹妹、生产队团小组长赵映红去。映红这姑娘刚满十八岁，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她努力学习，生产积极，事事抢挑重担，处处关心集体。这样好的姑娘，不派她去派谁去？

单说这天中午，在通往坝上生产队的大路口，站着两个年轻姑娘。这两个姑娘，站在那里等一阵，又踮起脚尖、手搭凉棚朝大路尽头望一阵。看她们那副神情，就象是在迎接贵宾呢！这两个姑娘，十五、六岁年纪，高一点的叫小焕，矮一些的叫小娥。她们都是映红的好朋友。映红去县里学开插秧机那天，小焕和小娥就闹着要跟映红一起去。可是，县里的通知明明只叫去一个，去三个怎么成？队上已经决定只让映红一人去。小焕和小娥没法，只得和映红事先约定，等她学习回来，就先收她俩做徒弟。自从映红进了训练班后，

小焕和小娥就掰着手指头算，训练班哪天结束了？今天总算盼到训练班结束了。她们一大早就来到大路口，等呀等，可就是不见映红的影子。眼看日头快要当顶了，你叫她们心里怎么不焦急？

正在这时，公路上传来一阵马达声。小焕定睛一看，只见远处有一辆硃红色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正朝她们这边开过来。“嗨呀，拖拉机的挂兜上不是还坐着个人嘛！多象映红姐呀！”小焕的脸上笑开了花。小娥早已乐得手舞足蹈。手扶拖拉机朝她们这边越开越近，看得清挂兜里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穿着兰布裤，花上衣，肩上夸个帆布包，聪慧明亮的眼睛望着远方，俊俏的脸上挂着微笑，两手还紧紧扶着身边的一台插秧机哩！一点儿不假，她正是映红。本来，今天训练班结束，晚上还有一次联欢晚会，县文艺宣传队还要演精采节目。要是在平时，映红哪里肯放过这机会？可是今天，她恨不得长上翅膀，一下子飞回家，把短短五天来学会的插秧机基本操作技术都施展出来，让那平展展的一片稻田，眨眼间就披上绿色新装。她哪里还有心思看戏呢？凑巧，今天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到县城里拉油，映红便带着这台五行人力夹式插秧机，搭上拖拉机就赶回村里来。小焕和小娥今天不单盼来了映红，还喜出望外地盼来了一台崭新的插秧机，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小姐妹三人，亲亲热热，坐着手扶拖拉机，有说有笑地进了村。

此时，映红的哥哥、生产队长赵大刚正在田里转来转去，盘算着明天开秧门的事。最使大刚伤脑筋的，是今年的小秧和劳力安排。今年的小秧本来长得蛮好。不料，前两天下了一场冷雹，小秧被打得稀稀拉拉，秧田坑坑洼洼的，加上

去冬今春山上又开了十几亩大寨田，小秧要多，这可就成了问题。再说劳动力，今年是收割、栽插、薅锄“三套锣鼓一齐响”，怎么安排？大刚正想得入神，忽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哥哥！”大刚回头一看，原来是妹妹映红回来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妹妹一眼，说：“哦，你回来了？”

“回来啦。县上还拨给我们一部插秧机呢！这部插秧机，轻巧、好使，还是县里制造的呢！”

“哦！”听说县里制造了插秧机，大刚心里也高兴。

“哥哥，我和小焕，小娥商量好了。一台插秧机，需要三个人轮换操作。县里给的这台插秧机，我们三人包下来了。我们还想，队里再买上几台；只要有十台插秧机，全队的田只消一个星期就能关秧门！”

“一个星期就能关秧门？”大刚边听边盘算：全队将近两百亩稻田，往年全部劳动力上阵，再快也要二十多天才栽得完。如果用插秧机七天能栽完，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这插秧机是个新玩艺儿，映红她们年轻不懂事，也难说她们心里真有个数。于是便问：“你们三个人，一天能栽多少？”

映红连忙回答说：“农机站的周师傅说，一天可以栽三亩！”

大刚摆摆手，不耐烦地说：“我不是说师傅，我说的是你们。你们三个一天究竟能栽多少？”

“这……”这一下可把映红问住了。在训练班，映红虽说用插秧机栽过秧，但那是学习，断断续续的，谁知道自己一天能栽多少呢？映红一时答不上来，便说：“哥，难道用机器还比手工慢了？这一点，你总该相信吧？”

映红的话，使大刚另有了主意。他想，机械化当然好，可眼下秧苗紧、劳力不够，插秧机又是新玩艺，三个姑娘又都是新手，要是弄不好，误工又伤苗，那就糟了！当然，映红才学习回来，正赶在兴头上，不让她们去试一试，恐怕也不肯干休。于是，便对映红说：“你们要用插秧机，可以。不过得有个条件：栽秧的定额是一个工三分田。你们三个人，加上一台插秧机，每天工效至少不能少于一亩，还要保证质量，特别是不能浪费了小秧。如果做不到，还是老老实实用手栽的好。”大刚说罢，转身就朝另一条田埂走去。

第二天天刚亮，映红约了小焕和小娥，选择一块秧田，拔了些长得硬扎、秧根稍短的小秧。吃过早饭，三个姑娘抬着插秧机来到大田里。映红事先给小焕和小娥大致讲解了插秧机的构造和原理，又教她们怎样装秧，怎样拉操纵杆，怎么插秧等等。栽秧前，映红又先下田给她们作了示范。映红到底是进过几天训练班的人，操作起来，得心应手。秧苗插到泥里，棵棵不偏不斜，行行不宽不窄。小焕和小娥站在田边看得出了神，不等映红栽完一趟，就齐声嚷道：“映红姐，让我们试试吧！”映红说：“都收你们做徒弟了，还能不让你们试？”说着就跨上田埂，让小焕下田学栽。小焕比映红小一岁，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做起事来毛毛躁躁。她想象映红那样，一下田就把秧栽得又快又好，可是实际一操作，插秧机就象故意要跟她作难似的，东摇西摆，不前就后。看这情况，小焕心里很焦急。越急，插秧机就越不听使唤。秧苗插下去，不是太稀，就是过密。更恼火的是，秧苗栽得歪歪倒倒，断秧、漂秧也不少。小焕直忙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跌跌撞撞地栽过了一趟。她刚把插秧机拉到田埂

边，就一屁股坐在埂子上直埋怨：“这插秧机真欺生！”小娥站在一旁好笑，说：“还推客观哩！明明是人不行，倒怪插秧机！”小焕心里不服气，没好气地说：“你行就下去试试看！”小娥当然不示弱，大步跨到田里，拖起插秧机就要干。映红看着小焕把秧栽得不成样，心里也着急，可是转念想想，自己在训练班里第一次学开插秧机那阵，比小焕也好不了多少。她不但埋怨小焕，还鼓励她们说：“不要怕。一次栽不好，多栽几回就行了。谁也不是生来就会的。”接着，又把操作要领讲了一遍，支持小娥接着栽下去。小娥鼓足勇气，按照映红说的栽了两趟，栽插质量虽比小焕的要好一些，但还是有缺秧、断苗的现象。映红看时间不早了，担心哥哥规定的任务完不成，便叫两个姑娘先去补苗，自己尽快赶栽几趟。谁知，映红接过插秧机刚想动手，机器竟出了故障。这插秧机被小焕和小娥七弄八弄，秧箱卡了壳，秧苗夹不上来了。映红心里有些着急，要完成任务可难啦。她叫小焕、小娥赶快用手工补苗，自己先把栽秧机抬上田埂修理修理再说。

说来事也凑巧。插秧机刚刚出故障，生产队长赵大刚正好来到田边。赵大刚答应让映红她们用插秧机后，心里一直想着这件新鲜事。到底行不行？他决定趁休息时间，到映红她们田边来瞧瞧。这一瞧，可把他的脖子给气粗了！眼看，两亩大田到现在还没栽完四分之一。更气人的是，田里到处漂的都是断秧。大刚脸一沉，气冲冲地说：“哼！胡闹嘛！算了，从现在起，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用手栽吧。每人三分，一点不能少！”

映红不理大刚，只顾埋头修机器。这更把大刚惹火了。他

冲着映红吼道：“还不快给我放下！进过几天训练班，就充师傅了！我看你有本事把它修好？”

映红见哥哥这么凶，也毫不示弱，大声说：“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只要有决心，什么学不会？今天我们用人力插秧机，以后我们还要开机动插秧机哩！”

“好，你就等着吧！不过，现在还是请你马上给我老老实实下田去用手栽！”

映红见扭拗不过，只得放下插秧机下田了。

大刚在田边站了一阵，正要离开，一转身看到躺在田埂上的插秧机，心想这三个姑娘不会那么老实，自己前脚一走，难说她们又要摆弄，不如索性把它扛走了事。他趁三个姑娘正在埋头插秧，便把插秧机往肩上一扛，噔、噔、噔，大步朝村里走去。

大刚扛走了插秧机，姑娘们要追赶也来不及了。小娥急得没办法，拉着映红的衣襟直嚷：“映红姐，这下我们怎么办呀？”小焕却不以为然地说：“哼！这份队长，光会吓唬人。栽三几分秧有什么了不起？看我栽给他看看！”映红却沉住气，勉励他们说：“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插秧机，在有的地区早就推广开了，难道我们队就不行？别人学得会的，我们也一定能学会。就看你们有不有决心？”

“有决心！”小焕和小娥同声回答。

映红说：“有决心就好办。现在不要性急，先完成我们每人三分田的任务再说。”三个姑娘都是坝上生产队有名的插秧能手，加上肚子里都憋了一股气，个个使足了劲，太阳还没落坡，两亩大田就被她们栽完了一大半。

这天晚上，映红收工回来，见哥哥和妈妈正在桌边吃饭，一句话没说就闯进耳房，倒头便躺在床上，望着房椽子发愣。映红想着今天第一次使用插秧机的事，又想起了几天来在训练班里的学习生活。毛主席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教导，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指出了方向。自己是个共青团员，要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学好科学种田的本领，要用实际行动向社员们——包括自己的哥哥，宣传毛主席的教导，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啊！映红正想得出神，忽听门外妈妈在喊：“映红，略是病了？怎么不吃饭呀？”映红随声答应：“妈，我不饿，你们吃吧！”妈妈见女儿不吃不喝，有些犯疑，心想：莫不是今天一开秧门，活计干得过猛，累病了吧？于是，端着饭碗，感慨地对大刚说：“唉，我看你这个当队长的，栽插大忙，要注意关心妇女。听映红说，她去学习带回来的那种插秧机，可好啦。你在队里向大家宣传宣传，推广推广，买回它三五十台，个个都学会开，不就好了！……”一提起插秧机，大刚又想起映红她们今天浪费秧苗的事，心里又有了气，便放下饭碗说：“妈，你就别罗哩罗嗦管那么多了。农忙季节还能不累点？映红她哪里是病？是在生我的气呢！”妈妈不大理解大刚的话，正待追问，映红突然“呼”一声推开了房门，二话不说就出去了。大刚和妈妈说的话，映红根本没有听进一句。她一个人闷在耳房里，想的是党和贫下中农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小焕和小娥今天第一次用机器栽秧，栽不好还情有可原，可是插秧机出了毛病，自己为什么不能马上修好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如果我们不下苦功夫，怎能做到精益求精呢？映红想到这里，一骨碌从床上翻爬起来，就去找小焕

和小娥。

映红把小焕约到小娥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们。映红说：“今天我们用插秧机栽不好秧，主要是我们没有练好基本功。我想，从今晚起，我们白天栽秧，晚上就在家里练习。你们看行不行？”小焕和小娥一听，齐声叫“行”！说干就干。三个人兴高采烈，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大刚扛走的插秧机。在小娥家院子里，她们研究了插秧机的结构，对照着映红带回来的插秧机说明书，仔细查出秧箱移动结构失灵的原因，很快就把插秧机修好了。三个姑娘借着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电灯光，在干地上练习起掌握插秧机的基本动作来。小焕、小娥对新修好的插秧机爱不释手，一遍、一遍又一遍，每天晚上练到明月西斜还不肯回家。她们就这样连续练了三个夜晚，不仅掌握了操作技术，还懂得了修理插秧机的方法。

这几天来，映红每天傍晚收工回家，端起饭碗，三扒两咽吃过饭，拔腿就往外跑。妈妈不理解映红到底着了什么迷。大刚也同样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天傍晚，大刚吃过晚饭到队委会办公室开会。一跨进门，不禁大吃一惊：糟了，插秧机不见了！大刚估计，这插秧机十有八九是被映红她们扛走了。再联想到映红这几天回家吃饭匆匆忙忙的，心里更有了把握，转身便往村外走去。大刚找遍了村前村后，田田坝坝，仍不见插秧机的影子。这插秧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大刚心里好不奇怪！他回到村里，路过小娥家门口，突然听见门里传出“卡哒，卡哒”的响声，便悄悄凑进门缝一看，嗨，原来她们把插秧机扛来，躲在家里摆弄呢！大刚正待推门，只听小焕尖声嚷道：“哎呀，小娥的手

夹伤啦！”大刚顺门缝一看，小娥左手扶着插秧机，右手的手指滴下了点点鲜血。映红连忙掏出手绢，帮小娥包扎伤口，说：“不要紧，你先休息一下，一会血就止了”。小娥哪里肯依，倔强地说：“映红姐，要学解放军，轻伤不下火线嘛！看你白天栽秧栽得那么猛，手臂都抬不起来，还不厌烦地天天把着手教我们。我夹着手指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娥的话，说得两个姑娘都笑了。接着，门里又传来一阵“卡哒，卡哒”的响声。大刚站在门外，心里十分激动：几个小姑娘自那天抛撒了小秧，想出了这套干地练习栽秧的办法。这是她们搞好集体生产的一片心哪！目前，只要不让她们到田里去，干地上学学弄弄也是应该的。假如她们真的能练出个名堂来，明年开秧门再使用插秧机也不迟。大刚不愿打搅她们，便悄悄地走回家去。

事情过了一天。这天晚上，党小组和队委会临时决定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动员大家进一步鼓足干劲，在提前完成栽插任务的战斗中，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天擦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到了队委会办公室。大刚不见映红和小焕，便问手扶拖拉机手红生：“咋个映红和小焕还不来？”红生说：“这两个人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没法通知到。”大刚笑道：“准在小娥家。你去喊她们快来！”红生道：“小娥家，我已请人去喊过了，不在！”大刚满有把握地说：“谁说不在？你再去看看！”红生依着大刚的话，又到小娥家看了一遍，折回来说：“大刚，我看你也有点官僚主义了！小娥家的门都锁着呢！”大刚一听，忙说：“糟了！莫非她们又把栽秧机搬下田去了？”红生也说：“难说。今晚收工，我看她们三个人，背着背箩朝山后跑。山后那几块小秧不是

还没有拔吗？”大刚一听，心里好生着急，也顾不上开会了，噔、噔、噔就朝田里赶。几个小伙子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也追着大刚冲出了门。

十五的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大刚走出村口，就听到远远的田里传来插秧机的响声。大刚顺着响声找去，果见映红她们在用插秧机栽秧哩！一块大田已被她们栽了一大片。大刚赶到田边仔细一看，这秧栽得可好啦！一行行整齐匀称，一簇簇不歪不斜，满田里看不到一根断秧和漂秧。大刚的满腹怒气，早已消到九天云外，立即和缓地说：“我说你们真是些娃娃，摸着黑来玩插秧机，开会都找不着！”三个姑娘一声不吭，各自忙着做活。其实，映红她们早已料到大刚会找到田里来，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打通打通大刚的思想。隔了好一会，小焕才第一个开了腔：“大刚哥，我们使用插秧机，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不是作玩嘅！”大刚听出小焕话外有音，便笑着说：“怎么不是闹着玩？哪有夜里偷偷跑来栽秧的？要栽也得等明天白天再栽，也好好给大家看看，让你们给大家当老师呀！”这时，跟着大刚跑来的几个小伙子，赶到田边看了一阵，也接着嘴说：“对呀！光你们几个会栽怎么行？教我们大伙栽吧！”大刚见有人搭腔，更进一步要求说：“是呀，我也来做个徒弟吧！”说着就要下田。小焕忙一手拦住大刚，说：“大刚哥，要学可以，不过得有个条件！”大刚不解地问：“什么条件？”小焕望了映红一眼，俏皮地答道：“条件就是要好好克服克服脑袋里的保守思想！”映红笑着替哥哥帮腔说：“过去保守，现在就不兴让人家改正？”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对，对！我这不是下田向你们学习来了嘛？”

大刚也来个顺水推舟，说着就把脚往田里迈。“哎哟！”大家笑声还未止，大刚又突然叫唤起来：“这小秧怎么会戳脚呀？”说着就缩回脚来，顺手从放在田埂上的背箩里抓起一把“小秧”。“啊，原来你们是采青松毛来学栽呀！”拿青松毛当秧栽，照映红她们的说法，这叫做“实弹演习”；而前两天她们在小娥家的干地操作，叫做“战前练兵”。大刚看到这种情景，还能说什么呢？他激动地儿大步跨进稻田，拉着插秧机就笨手笨脚地干了起来。拖拉机手红生看着召集大会的队长也被插秧机迷住了，忙在埂边提醒说：“队长，会到底还开不开？”大刚大声回答说：“开呀。你快去把所有到会的人都叫来这里，开个加快栽插速度的现场会，让映红她们给我们传经送宝啊！”映红见哥哥的思想转变了，心里喜欢，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笑容。

不几天，映红她们又教会了包括队长赵大刚在内的一批徒弟。附近的生产队也派人来学习和参观。这年，插秧机不仅在坝上生产队开了花，在全大队、全公社也推广开了，大大加快了栽秧进度，为夺取大丰收创造了条件。这正是，

阳光雨露育新苗，
心红志坚手又巧。
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面红旗迎风飘。

赤 松 岭 上

宣威县 张光熨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乌蒙山区的生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因地制宜大积肥料，粮食获得更大丰收，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今天单把赤松岭的故事讲上一段。

一个春天的夜晚，月牙刚挂上龙竹梢头，赤松村的社员开完大会，三三两两，高高兴兴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这几年来，乌蒙山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生产年年上升。社员的生活，就象顺梢吃干蔗，一节更比一节甜。你说叫大家怎么不高兴呢？今晚回家路上，笑得最欢，叫得最响的，要数那三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山柱、二娃和小贵。因为在今晚的社员大会上，决定了一桩使他们称心如意的事情。

原来，这乌蒙山区，历来群众就习惯在山区里修建畜厩。每年春天，把羊群赶上山去。放牧人吃、住都在山里，就地放牧，就地积肥。等到秋后，羊群膘肥体壮，厩肥堆成山，再把羊群赶下山来过冬。今年一开春，队里考虑要新建几个山畜厩。山柱和他的小伙伴们到小岩坪砍过柴，知道那里水草丰茂，又有两间伐木场用过的旧草房，在那里盖畜厩是个好地方。他们向队委会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要求派他们到小岩坪

去。今晚的社员大会上，讨论了这桩事情。社员们都说，山柱他们人小志高，一致同意让他们到小岩坪去。老队长还说：培养革命接班人，就得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答应明天就亲自送孩子们到山里去。

在小岩坪新建山畜厩，社员们个个拍手叫好，只有侯三婶一个人心里不够痛快。提起侯三婶，那是全村有名的快嘴巴。解放前，侯三婶有几亩薄地，又兼带在外面跑过几年小生意，算得赤松村的富裕人家。侯三婶练得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每有闲空，就窜东家，说西家，这家碟大，那家碗小，天南地北胡乱吹。她还有个怪脾气，不管讲什么，有理无理都要粗脖子红脸，争个你输我赢。侯三婶早些天到山柱家串门，就听山柱妈说，山柱他们想叫队上在小岩坪盖畜厩。这小岩坪，解放前是侯姓的坟山。侯三婶担心在那里盖畜厩坏了风水，便硬说小岩坪水草干枯，离村又远，劝山柱妈不要让孩子把生产当儿戏，要她说服山柱放弃这个想法。想不到事过几日，几个娃娃的主张，今天反倒成了生产队的正式决定。侯三婶本想再加阻拦，但她所有的理由又都搬不到会上来，只得暗自呕气。散会以后，侯三婶独自一人气呼呼地往前走着，忽听身后有人唤了声“他三婶，……”她回头一看，是山柱妈正赶上来。她心里好生火气地说：“山柱妈，山柱这些孩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到山里建畜厩，能闹着玩吗？哼，我吃掉的盐巴比他们吃掉的饭还多呢！”

山柱妈歉意地说：“他三婶莫多心。我也不是没劝过他。可这孩子就是扭犟，只要是对国家、集体有益的事，三条牛也拉不住他呀！”

侯三婶听山柱妈这样讲，也缓和了口气说：“其实，我也

是为孩子好嘛！我真不明白，你就只有山柱那么个独儿子，也放心让他到老山上去？”

“他三婶，对国家对集体有益的事，怎么不让他去呢？再说，孩子大了，也该出去冲闯冲闯，学点本事呀！”

“嗨！深山老林里，学什么本事？小岩坪野物多着呢！过去，那里是豹子窝哪！你难道不知道？”

“那是解放前啦。这些年，那个岭上的野物少多了，哪里来的豹子？”

“这个倒难说。豹子腿是长在豹子身上，哪个晓得牠会来不会来！前两天，别村有人去砍柴，就瞧见豹子脚印。”

“噢！……不会吧？”山柱妈半信半疑，半天不吭气，走了一段路，来到自家门口，就进屋去了。

这天夜里，山柱妈见山柱兴冲冲回到家，准备上山去的用具。她本想用刚才侯三婶的话劝他几句，但又觉得侯三婶的话一向不大可信，便决定先让孩子到山里去试一两天再说。

第二天清晨，山柱起了个大早，约了二娃、小贵，带着小贵家的小黑狗，跟着老队长进了山。

小岩坪在赤松岭的半山腰，松林长得密密茂茂。阵阵山风，林海呼啸，好似千军万马在厮杀。坪子西北是一块开阔地，有几塚荒坟，长满齐腰深的野草；坪子南边是两间破草房，是几年前伐木场的住地。山柱他们在老队长的指点下，忙了一整天，把草房修得严严实实。这两间茅屋，山柱他们三个住一间，另一间做羊厩。

吃过晚饭，老队长在草屋前烧起了一堆篝火。篝火旁，坐着浓眉大眼的山柱，胖墩墩的二娃和翘鼻子的小贵，要老队长给他们讲故事。

“讲什么好呢？”老队长点燃旱烟，想了一阵，说：“好吧，讲讲山柱他爹的事情吧。”

“山柱的爹刚满十岁那年，和我同在地主侯歪嘴家做工。他放羊。有一天，太阳落山了，地主还不准他收工。突然，山上来了一阵暴风雨。羊群四处躲窜。山柱他爹人小，一时顾不过来招呼羊群。等暴风雨过后，他赶拢羊群一数，啊！一只绵羊不见了。山柱他爹估计，这只绵羊可能逃到山上去了。那年头，这小岩坪名为侯姓的坟山，实际上是歪嘴一家独霸。山箐里又常闹豹子。山柱他爹找羊心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身闯上了小岩坪。他左找右找，四处搜寻，找了半壁坡，好不容易才在左边那条箐里，找到了那只绵羊的尸体。那只绵羊早已被豹子咬死了。天黑了，山柱他爷爷还不见儿子回来，也打着火把找到小岩坪，这才发现山柱他爹呆呆地蹲在坡上，身边还烧起了一堆篝火防野兽呢！那年头，豹子咬死了地主家的羊，我们穷人怎么交待呀！山柱他爷爷左劝右劝，才把山柱他爹劝回了家。

第二天，侯歪嘴就带着人找上门来了。他硬说山柱他爹故意把羊撵上小岩坪喂了豹子，还破坏了他家坟山上的风水，扣了山柱他爷爷一年的工钱不算，还要山柱家杀鸡打酒祭天地。山柱他爷爷哪里忍得下这口气？跑到歪嘴家去说理。可怜山柱他爷爷，一进门就被一阵拳打脚踢，当场就口吐鲜血，不省人事。没过几天，他就含恨死去了。旧社会，人说小岩坪的豺狼狠，可是地主阶级要比豺狼狠十分！”

老队长往篝火里添了一块柴，火苗一下子窜得老高。一只飞蛾扑来，“扑嗤”一声，掉进火里。听着老队长讲的故事，山柱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二娃忍不住发